



晏子春秋卷之三目錄

內篇

莊公

坐地訟公

致邑而足

不與崔慶盟

注以國政

復國

齊飢因路之役以振民

景公

諫東門之堤不可爰

稱治國之本

稱長幼以賀

諷公使養乞兒



慶慙刑跪之辱

夜從晏子飲

使進食與棗

止家老歛民

稱詩以辭火

以禮折謀

請罷伐魯

予魯地

因得金中之書以諷公

石公去國

仲尼以為知禮

不求亡有人

贈曾子以善言

遇越石父

薦御為大夫

氓子午見

北郭騷乞米以養母

辭公見高紉

逐高紉

仲尼善晏子居喪

請先內勿服

禁穀擊

公夢五大夫

識柏常騫之妄

師開言室久

景公曾與日闕

公病瘍

吳王

使吳

楚王

使楚

以橘喻盜

王饗晏子

布衣棧事而朝

田無宇

請求四方之學士

欲分二氏之家

不受邯鄲

辭祿

辭割地

不受千金

辭田無宇致封邑

辭邑

辭更宅

辭毀隣宅

辭築室於宮內

辭愛女

樊車駕馬以朝

稱其參士之食

勉據以常為常計

致車一乘而後止

毋交爾俗

鑿楹納書以待子壯

晏子春秋卷之三

內篇雜

莊公

坐地訟公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
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
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
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
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

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
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
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
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
畊于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致邑而退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
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其
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

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
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
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孰
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
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

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
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
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
之望也舍之得民

不與崔慶盟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
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
壇三仞培其下以甲午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劔而
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劔

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
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
楛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
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
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友子言戟既在
脰劔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
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
為天討乎詩云莫之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

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庶生于野命縣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

任以國政

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恐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竊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諛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

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竅而惰民說決獄阿貴
強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
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
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
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
年而齊大興

復國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
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
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社
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
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麥
收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
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齊饑因路寢之役以振民

景公之時飢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
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
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

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諫東門之堤不可變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
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
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
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
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爰古常此
之謂也

稱治國之本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
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
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思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
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
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
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稱長幼以賀

景公探雀穀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
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穀

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
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人
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穀穀弱反之是長幼
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聖王之
道也

諷公使養乞兒

景公睹嬰兒有乞于塗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
君存何為無歸使吏養可立而以聞

慶慙刑跪之辱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刑跪擊其
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商欵
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
御婦人以出正閨刑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
也公慙而出反不果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
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刑跪擊馬而反
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百姓以
守宗廟今見戮于刑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
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

民多諱曰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則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夜從晏子飲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駢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去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

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使進食與裘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止家老歛民

晏子飲景公酒令噐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歛于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匹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稱詩以辭火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僇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

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以禮折謀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

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為太師子曰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請罷伐魯

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
對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
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
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
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
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子魯地

景公與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
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

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
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
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
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
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
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
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
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
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

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與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德矣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于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因得金中之書以諷公

公遊於紀得金乃發其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鯨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間紀有此言注之不亡何待乎

昭公去國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

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拙井雖速亦無及已

仲尼以為知禮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子弟往觀子貢反報曰執謂晏子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不求亡肩人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畫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歲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

教我求其人也

贈曾子以善言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遇越石父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于中年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駟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
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廼今日睹而贖
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
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
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
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
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入不辭而入是與臣我
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于世晏子出請見之曰嚮
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
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
之廼令糞灑改席尊醢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
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
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
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
之道也

薦御為大夫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為相御
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

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泯子午見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彈其言於我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北郭騷乞米以養母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

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又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大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辭公見高紂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紂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祿仕者不

能正其君高紕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
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逐高紕

高紕事晏子而見逐高紕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
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
焉紕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間處從容不談
議則䟽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
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
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仲尼善居喪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經帶杖管屨食粥居
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服之禮也晏子
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
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請先內勿服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史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
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史禁女子而男子飾

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禁轂擊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

莫若教也

公夢五丈夫

景公畋于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

子之為善易矣

識栢常騫之妄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栢常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焉公曰然有臬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鴉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鴉當陞布翬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

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于途拜馬前辭騫曰為禳君鴉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問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

俯有間抑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
汝薄栢母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師開言室夕

景公新成栢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
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
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
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為夕司空曰立宮以
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立之
封立城曷為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
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
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蹇然曰古之臣乎

○ 景公夢與日鬪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鬪不勝晏子朝公
曰夕者夢與二日鬪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
曰請召占夢者出于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
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鬪不勝公曰寡
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
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公病瘍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牙溫之發席傳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掘也

吳王

使吳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儻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楚王

使楚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儻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以橘喻盜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
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
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二吏縛一
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
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
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
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
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
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王饗晏子

景公使晏子于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
之楚橘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
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今臣故不敢剖
不然臣非不知也

布衣棧車而朝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

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
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
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
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
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
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
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
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
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
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
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
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
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此
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
夫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
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食于衣食者妻之
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
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

也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墻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
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
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
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
之相相然盡自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
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
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僂就
則傷要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
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
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
守尊謂之後酒也

欲分二氏之家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
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往虎門二家召晏子晏
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為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
其助之也何為不助欒高曰庸愈于彼乎門闢公召

而入桀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
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
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
禁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桀高不讓以至此禍
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
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為長存且分爭者不勝
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
公而請老于劇

疑不受邶殿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卒晏子弗受子尾
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
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欲
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
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
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
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或作晏子

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
離治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
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

辭祿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玩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為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為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辭割地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也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若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

重矣請辭

○不受千金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教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

於民是為筐篚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于它人是為宰箴也智者不為也十夫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辭田無宇致封邑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台菜而已左

右以告公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自太公至于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博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辭邑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恨以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

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于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辭更宅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

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辭毀隣宅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敗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景公為毀其隣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于郊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也乃通于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

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為夫子為之欲夫子居之以謙寡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母卜其居而卜其隣舍今得意于君者謙其居則母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隣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隣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

辭築室于宮內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昔見為夫子築室于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辭愛女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
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
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
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
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
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
拜而辭

弊車駑馬以朝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噫夫子之祿寡

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
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
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
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
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
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
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
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
遂讓不受

稱其參士之食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勉據以常為常行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謹無能而厚受祿是君上之明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

桓公有官什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
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
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相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
今嬰事君也國僅齊于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
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
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暗而家富是彰污
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
致車一乘而後止

毋變爾俗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
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鑿楹納書以待子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
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
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
不可竊也

四

